

大
屠

志愿军战俘纪事



大 厦

志愿军战俘纪事

志愿军战俘纪事

大 鹰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总发行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787×960 毫米 · 1/32 · 印张 10 · 字数 173,000

1987年6月第1版 · 1988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161,001—211,000

ISBN 7-80040-011-5/I · 11 定价 1.85 元

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歌（代序）

——读《志愿军战俘纪事》随感

原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 李志民

最近，《昆仑》编辑部送来他们1987年第1期杂志。可能因为我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所以，对大鹰同志写的《志愿军战俘纪事》这篇报告文学特别感兴趣。作者以大部分篇幅真实地记述了当年囚禁在异国土地上的志愿军战俘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动人事迹，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非凡的气节和共产党人高贵的品质。事迹感人，催人泪下。以往许多作品都是从正面反映志愿军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英勇战斗的故事；这篇报告文学第一次描述了不幸被俘的志愿军官兵在身陷困囿的惨境中坚持斗争的悲壮情景。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使人们从另一个侧面更加理解了当年被称为“最可爱的人”心灵深处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怀。

是什么力量使志愿军战俘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毫无畏惧、奋力抗争？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看！在战俘营里，他们把劫后幸

存的从祖国带去的一根线、一条布条、一双旧胶鞋或者拣到的一个“中华牌”香烟盒，都当作对祖国的象征，对着它表达自己对祖国深沉的爱。1952年10月1日，他们为了欢庆建国三周年，用自己的鲜血染制了十面五星红旗，傲然升起在战俘营的上空。当敌人出动坦克、飞机，使同轻重机枪、手榴弹、毒瓦斯和硫酸粉、火焰喷射器对他们进行疯狂屠杀时，他们用胸膛筑成铁墙，50多名勇士前仆后继地用热血和生命护卫着国旗，使庄严的国旗不受敌人的玷污，而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青春。烈士们的誓言铿锵有力：“以死报国，死而无怨！”赤胆忠心，永昭日月。

外国文学中虽也不乏描述战俘生活、特别是揭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日本法西斯集中营黑幕的作品，但不少是过分渲染血腥恐怖与人们的求生欲望和怯懦心理的一面。作者企求以此激发人们对法西斯暴行的痛恨，进而达到唤起人们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目的，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类作品往往使人感到恐怖、压抑，产生畏惧战争的心理，难以鼓舞人们为捍卫真理，保卫和平而战斗的勇气。这篇作品也写到美帝国主义者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从精神上肉体上折磨直至残杀手无寸铁的战俘的血腥罪行。但同时用了昂扬的笔调，更多的描写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团结会”、“回国同志战斗总部”等战斗组织，带领广大被俘战友，为争取返回祖国所进行的不屈

不挠的斗争。一个个惊心动魄、悲壮惨烈的斗争场面，一场场浩气凛然、慷慨激昂的就义情景，令人激动，令人振奋；他们非凡的革命气节和英勇机智的斗争无情地揭穿了当年美国侵略者“人道主义”的假面具，通过各国新闻记者作媒介，把美军残杀、扣押战俘的暴行彻底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从而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公正舆论的广泛支援，直至最后取得了遣返战俘斗争的胜利。

在战俘营血与火的考验中，既涌现出许多铁骨铮铮的英雄汉，也出现过一些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胆小鬼；还浮现出一小撮沉渣——丧尽天良、为虎作伥的叛徒、败类。作者在记述英勇们斗争事迹的同时，也描绘了一些胆小鬼窝窝囊囊地死去的可怜相；还用解剖刀似的铁笔透过那一小撮叛徒、败类的狰狞面目，剖析了他们卑污的灵魂。那些叛徒、败类有的已受到应得的惩罚，有的虽然至今仍苟延残喘，但无论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他们都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中华民族子孙万代所唾骂。

与当时标榜“现代文明国家”的美国侵略军相反，我们志愿军对待战俘始终坚持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我们对放下武器的战俘不杀不辱不搜腰包，还发给他们新的衣服、毯子、胶鞋和日用品，和我们的战士吃一样标准的伙食；在敌机狂轰滥炸造成补给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宁肯自己挨冻受饿，也尽可能保证战俘的温饱。同时，在战俘营里开展了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与家庭亲

友通信联系；圣诞节还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安排圣诞宴会，举行宗教仪式，组织联欢晚会。对伤病战俘，我们都给予包扎、治疗；有的在战场上就无条件地先予遣返。1951年4月22日，美国飞机对着涂有“战俘营”鲜明标志的他们的被俘官兵疯狂投弹、扫射，炸死炸伤美军俘虏30多人。当敌机还在低空盘旋扫射时，我军管理战俘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奋勇抢救受伤的战俘，这种英勇崇高的行动使美俘深受感动。他们说：“中国人宽大，公正，爱好和平。”

“这里是一个学校，简直不象战俘营。”许多战俘临遣返回国前，还同我军工作人员紧紧拥抱，再三道谢，发誓“永远不对中国作战。”

朝鲜停战至今已30多年了。由于历史的原因，志愿军战俘中许多英勇斗争的事迹没能很好宣扬；在斗争中壮烈牺牲的烈士没能得到应得的荣誉和尊重；有些经过顽强斗争返回祖国的英勇战士，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个历史教训是沉痛的。可喜的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指引下，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历史的谬误。我们希望当年在战俘营中坚持斗争的同志，振作精神向前看，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我们相信各地组织、民政部门一定会继续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和有关政策，尽快落实好对归俘的政策，做好安置工作，帮助他们治愈身体上精神上创伤，安度晚年，余热生辉。

目 次

关 于 战 俘	1
第一章 漆黑的白天和夜晚.....	6
第二章 人间与地狱的分界线.....	23
第三章 女 俘.....	40
第四章 最初的沉默.....	47
第五章 败类们.....	60
第六章 较 量.....	77
第七章 野蛮与文明.....	88
第八章 巨济岛上的“小延安”	98
第九章 李奇微的微笑.....	113
第十章 死亡阴影下的“甄别”	134
第十一章 战俘与看守.....	161
第十二章 红色战俘营.....	183
第十三章 血染的红旗.....	199
第十四章 另一类战俘.....	215
第十五章 败类的下场.....	227
第十六章 通往祖国的路.....	242
第十七章 历史在诉说.....	272
后 记	300

关于战俘

朝 鲜战争爆发的那年我还没有出生。但是，我和许多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人一样，对那场战争并不陌生：我们曾站在父兄的肩上，挤进欢迎“最可爱的人”的行列里；我们曾参加过慰问演出，让那些经过炮火硝烟的大手把我们举向空中，使我们觉得和平的蓝天伸手可触；我们听过许多场报告，随着前线的勇士去冲锋；我们熟悉鸭绿江、上甘岭，象熟悉家门前的小河、街道和学校；我们爱唱：“一条大河……”、“风烟滚滚唱英雄……”

一个偶然的机 会，使我认识了志愿军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人——

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教师请来她的亲戚给我们作报告。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志愿军战俘”。他的报告，留在我幼小的脑海中的是铁丝网、电刑和血淋淋的心脏……那天晚上，我做了恶梦，把家里人全吵醒了。这个我讲不清的梦，至今还朦朦胧胧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十几年后，一九七九年底，我在北京某机关的七访接待室里，又见到了他们。他们十几个人，穿

着一色的蓝衣服，操着四川、山西、辽宁……等各地的口音，在和接待人员争论着什么。说着，说着，他们有的脱了上衣，有的挽起袖子，我看见在他们的背上、胳膊上都留着一块块伤疤。我不禁走过去，摸着其中一个人胳膊上的一块有巴掌大小的伤疤——它已经结成死痂，可以看出当时伤口愈合得很不好，一棱一棱的肉条向外翻着。我怯生生地问：“还痛吗？”

“不……现在是这儿痛。”他指指自己的胸口。

我无言以对。我已经不再是个幼稚的小学生。就在这时，我萌动了要了解这些人的愿望。

由于我非常熟悉的几个同志从一九七九年以来，一直在进行为志愿军战俘复查的工作，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批人中许多不平常的经历，并且多次和他们一起会见了这些当年的战俘。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我迟迟未能动笔。直到一九八六年的上半年，《昆仑》编辑部的同志和我谈起这件事，并由他们出面为我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创作假”。领导欣然允诺。于是我开始了为期七周的紧张的采访和写作。

我看了近五百封被俘归来人员的申诉信。看了许多他们写的自传、自述和回忆。看了那些后来成为派遣特务而被捉获的战俘的供词和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我采访了志愿军战俘中的代表人物。我的朋友刘五一同志为我查找了许多朝鲜战争的背景材

料。这时，我才初步认识了这些志愿军战俘。我所面对的是一个个决不雷同的人，他们中间有操着流利英语的大学生，有曾经出生入死的老红军干部，有高贵地死去的纯真的女俘，有刚刚翻身解放的农民；有高喊“共产党万岁”而被挑出心脏的国民党人的后代，也有成为卑鄙叛徒和败类的“革命阶级”的儿子；有人屈辱地活着，有人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他们是与当年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和渣滓洞、白公馆的英雄们不同的一群人，他们是人民军队第一批被外国军队俘虏并关押在异国土地上的战俘……

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有两万多人被俘。他们有六千六百七十三人返回了祖国大陆，有一万四千多人被裹胁到台湾。他们中间有背叛祖国的败类，也有长眠在异国的烈士。烈士们死了，任何赞美之词也无法唤醒他们。败类们走了，任他们走到天涯海角也无法洗刷他们的耻辱。经过三十个春秋，这些当年的战俘都已是年过半百的人，许多人将不久于人世。他们将带着对改变了他们人生轨迹的战俘营的记忆，告别这个世界。

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九死一生才回到祖国的志愿军战俘受到长达二十多年的不公正的对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境遇才有了好转。这二十多年的逆境，为他们当年的回国斗争作了长长的注脚，人们看到的是他们始终如一的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一位战俘在一九七九年写了这样一首题为

《露水》的小诗：

汇不成江河，
流不进大海，
但我也水，
在太阳下同样闪光。

归国的六千多名战俘，象六千多滴露水，洒落在祖国的大地上。在中国的传统中，被俘是极不光彩的。不管如何解释，人们在感情上都很难原谅那些被俘者。至今有些志愿军战俘仍然被人们、甚至被妻子、丈夫、儿女所蔑视、所歧视。他们精神上的创伤将永远难以弥合。

一个美国人说：“中国人最关心的是面子。他们不允许一个人为他的国家丢脸。”我不想评论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和谬误的成份。我想说，被俘实在说不上是什么丢面子。就象战争要流血和死人一样，战争也必然会有人被俘。俘虏的多少既不能说明战争的性质，也不能说明战争的胜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国盟军方面被纳粹德国俘虏了几百万人，其中有苏联军队的俘虏五百七十万。而被打败的是纳粹德国。盟军的俘虏中，有一个人后来当了法国总统。这就是访问过中国的密特朗总统。我们许多人曾举着鲜花，迎接过他。他在纳粹集中营中度过的黑暗的日子，既不失法国人民的荣誉，也不失他后来作为法国著名政治家的“面子”。

这篇报告文学，所讲的就是关于志愿军战俘的故事。本书力求公正地评价和介绍他们。读者将会从中看到战俘和看守中的各色人物。

一次采访归来，我看到几个男女稚童被一根红色的细绳绑着小手。我好奇地走过去，问他们这是干什么？一个手持树枝的大眼睛的男孩昂着头说：“这是我的俘虏！”围观的大人们哄然大笑。我却笑不出来，默默地为稚童们松了绑……

当年的美国远东军司令、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曾经说过，在被朝、中方面俘虏的美国军人中有不少英雄。我——一个普通的中国军人，也要说：在被美军俘虏的志愿军战俘中有不少伟大的英雄。我要说，他们是我的父兄，我的姐妹，我的朋友。

第一章 漆黑的白天和夜晚

浓烈的硝烟遮天蔽日，笼罩在朝鲜半岛的上空。美丽的山河化成一片火海，城镇和乡村成为废墟，到处是被屠杀的和平居民，被强奸致死的姑娘陈尸荒野，染血的幼儿呼嚎在母亲的尸体旁……几百万各种肤色的军人：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个狭长的半岛，彼此倾泻着钢铁和炸药……

这就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在世界的东方爆发的朝鲜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地图按照苏、美两个阵营对立这样一个新的面貌展现了。日本投降的当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将由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布的受降步骤的第一号命令转告给苏联和英国。在这个命令中第一次提出了美方关于确定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苏、美两国军队在朝鲜接受日军投降的分界线。至此，在悠久的历史中保持单一民族的传统和文化的朝鲜半岛，被

分割为二，成为与世界政治版图紧密相连的地区。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国内战争爆发。

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

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六月三十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陆军参战。七月二日，美军在釜山登陆。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组织侵朝统一司令部的决议，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当天，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南军区将第××兵团调往鸭绿江边，改编为东北边防军，以保卫东北的安全。

朝鲜战争初期，李承晚军队节节败退，人民军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就解放了朝鲜百分之九十以上地区和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人口。九月十五日，美军在麦克阿瑟指挥下，在仁川港大规模登陆，朝鲜人民军大部被切断在朝鲜南部，损失严重，处在被南北夹击的境地。很快，战火烧到鸭

绿江边，美国空军不断侵袭我国领空，轰炸我边境城镇，屠杀我国人民。

十月八日，根据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朝鲜政府的要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出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命令，命令中宣布“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十月十六日夜晚开始，上百万新中国的优秀儿女雄赳赳，气昂昂，跨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朝鲜春川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志愿军某师党委正在召开党委会，参加会议的同志，谁都没有想到，他们是最后一次参加这个师的党委会。

远处响着隆隆的炮声、坦克行进时的机械声和枪弹的呼啸声。在他们的四周，漫山遍野是浸在血泊中的尸体，持枪的战士正在向进攻的敌人发射着子弹，几匹战马在引颈长嘶。山间的荒草和树木已经燃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的臭味。这一切在提醒到会的同志：他们被敌人重兵包围了。快作出决定吧！全师一万多官兵在眼巴巴地看着你们。

这是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真实的一幕。前四次战役，志愿军将美国和李承晚军队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到三七线。志愿军的胜利震动了全球，新中国的声威大振。美国前总统胡佛发表了广播演

说承认：“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击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美国人称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他们惊呼“似乎一夜功夫，中国便跃进为世界强国之列。”

五月十六日黄昏，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九个军的兵力突破敌军防线，开始了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经过五天激战，击溃李承晚军队第五师和第七师，歼敌一万七千余人。志愿军某师，在这次作战中担负穿插任务，他们只带七天的干粮和部分弹药，边冲边打，势如破竹，直驱敌后。但是，他们还不知道，战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随着我军的一次次胜利，我军和敌人装备上的悬殊的差距也日益显得突出。当时我空军和海军初创，无法与美军抗衡，美军完全控制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我志愿军一个军只有一百九十八门火炮，不及美军一个师（四百七十六门）的一半。我步兵仍然主要靠徒步，而美军拥有大量的汽车和坦克，机动性能远远超过我军。志愿军最薄弱的是后勤工作，仅有的八百辆汽车，已被美军飞机炸毁六百辆。随着战线的延长，运输落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每次进攻主要是依靠部队随身携带的粮弹，因而只能持续一个星期左右。美军已经摸到了我军进攻的规律，称之为“礼拜进攻”。待我军进攻一个星期左右后，部队转移时，敌军就乘机大举反扑，名曰“磁性战术”。五月二十日，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凭借高度的机械化，很快堵塞了被我军打开的缺口。